晉山左筆談錄

長河志籍考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晉錄

沈思孝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夏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千斤。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稅課、四十四萬七千六十四貫七百九十文。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十七兩六錢。額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計行鹽西安。漢中。延安。鳳翔。歸德。懷慶。汝寧。南陽。汝州。平陽。潞安。澤。沁。遼。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餘銀、解太倉一千四十七兩一錢。解宣大山西三鎮。年例十二萬四千九百三十二兩。解代府祿糧四萬三千一百十三兩零。本布政司抵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爲內地。然自　據東勝而甯鴈衝。據河套而偏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岢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緊接煖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東連紫荊倒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甲乙。而甯武據鴈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接入角堡。內維岢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

偏關。後移鎮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井陘界。西至娘娘灘過河。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卽浥爛。惟隔歲開窖。避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藏粟。亦以避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薰之。然多其歧竇。卽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之。每每長里餘。嘗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洞在地上。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壞。虜遂直抵鎮城。是以總制毛伯温。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　東起天城、抵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井陘、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縣屬蒲州）韓信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襲之。

黃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岢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

大甯、吉州、河津、滎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芮城、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粟、故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多黯黑。而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堅勁。而少溼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有件。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歊暑炎爍之時。日則捉扇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衆夥共而商之。雖不誓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匃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背生也。則斯人輸少息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鬲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木。根株不灼。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亘廣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滹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當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衞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澠、浴、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衞。若沁可入衞。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下。匯而爲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實賴之。水、淵泓澄徹。爲晉中勝景。其西爲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爲唐鄂公尉遲敬德所建。鄂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爲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幷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鷙氣以慈航。斂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朗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蹇驢西湖山水間。時作小詞。默契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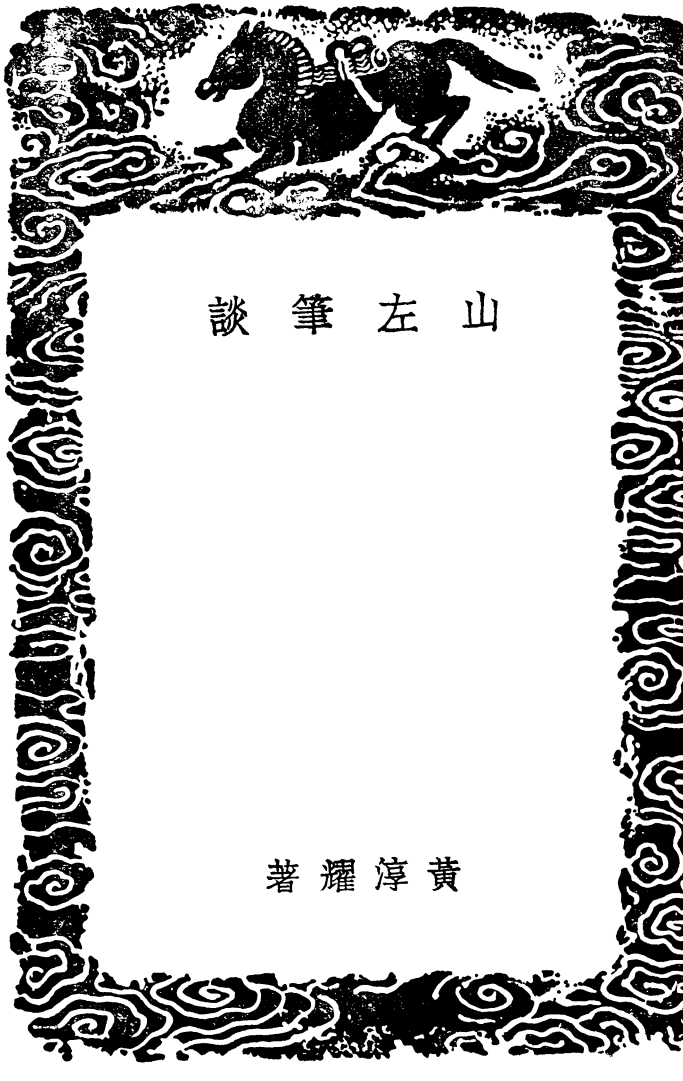
大同右衞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有李良雨者。又化爲婦人。婦妝見客不羞。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脅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滅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

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肯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圯於河別置河東寶歷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俺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衆可十餘萬中國百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造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潰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善殖利於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箠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山左筆談

黃淳耀著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山左筆談

明　嘉定黃淳耀蘊生著

濟河在汶上北。云卽大淸河。禹貢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河。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于海。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伏地而行。蔡九峰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流其下。故今以趵突當之。然趵突又引入小淸河。則大淸河乃濟之故道。非濟之本流。世閒水惟濟最幻。卽其發源處。盤渦轉轂。能出入諸物。若有機者。然昔人以糠試之。云自趵突出。

大明湖下有源泉。又爲諸泉所匯。當城中地三之一。古稱遙望華不注。如在水中。夏時荷菱滿湖。葦荻成港。汎舟其中。景之絕勝者。惜沿湖無樓、臺、亭、榭。以助憩息。城中泉最多。如金線鏡、南北兩珍珠泉、舜泉、杜康泉、趵突泉。總之趵突佳。入城與諸泉俱匯大湖。出北門。達小淸河。

山左士大夫。恭儉而少干謁。茅茨土階。晏如也。卽公卿家。或門或堂。必有草房數楹。斯其爲鄒魯之風。

古稱封禪者七十二君。今遺蹟皆不存。亭亭云云等。存其名而已。泰岱之上。惟日觀側有秦封禪臺碑石列秦無字碑最古。當萬年不化。大且重。故此石非大山物。非驅山之鐸。良不能至此。

泰山香稅。乃士女所捨物。藩司於稅賦外。資爲額費。夫旣已入之官。則戴甲馬。呼聖號。不遠千里。十步五步。一拜而來者。不知其爲何也。不惟官益。此數十萬衆。當春夏閒。往來如蟻。飲食香楮。賈人旅肆。咸藉以

爲生。視嵩山、廬岳、鴈蕩、武夷。士大夫車騎館穀。專爲邑中之累者。其損益何啻星淵。

大清河濟水之故道。經流長清、齊河、歷城、濟陽、城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入海。小清河一名濼水。卽濟之南。源發趵突。東北經章丘、鄒平、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入海。今亦爲鹽河。兼資灌溉。而淤塞流溢。久離故道。水利失而水害興。各郡邑乃自以意爲隄。而以鄰爲壑。如新城、博興、高苑之民。日尋干戈。以競通塞。非朝夕故矣。故爲山東者。必當興復河流。講求故道。使竹口不闢。則西民之水害不除。清河不修。則東民之水利不舉。恐田野荒蕪。終無殷富之日。

孔子廟前之檜。圍不四五尺。高與簷齊。而志稱圍一丈三尺。高五丈者。志所稱舊檜也。此非手植。乃手植之餘。蓋手植者。金時燬於火。此其根株復萌蘖者。志稱晉永嘉三年枯。隋義甯元年復榮。唐乾封二年枯。宋康定元年復榮。則所指手植者。元至正三年復榮。則指今檜也。今膚理猶然生意。第不知榮於何日耳。

洙、泗、洙水、自尼山來。入沂水同流。今之洙水橋。亦非其舊也。泗水、出陪尾山下。四源共會。故稱泗。其源清澈可掬。出地激駛。滾滾有聲。至曲阜南洙北泗。中爲孔林。下濟甯。入徐州。會汴達淮。今會通河奪之。雷澤夏溢秋涸。涸時水入地聲雷者。經日。故云雷澤。汶水會七十二泉而成。至南旺分流南北濟運。南流短而北流長。

周公之後。有東野氏。有司復其庸調。世疑孔子萬世有土。而周公微不振。然孟子出孟孫氏。自是周公子孫。

山東東、兗二郡水患。不盡由本地。本地水乃汶、泗也。流漕河南北則已。惟中州黑洋山水。經澶淵坡。而東奔曹濮之間。以一隄限之。隄西人常竊決隄。兼以黑龍潭諸水。泙湃汪洋。其初咸自范縣竹口。出五空橋而入漕河。邇來橋口淤塞。河臣不許浚之。出恐傷漕。水遂縮回浸諸邑。而濮尤甚。相其地形。正開州永固鋪一路。可開之以達漳河。竊恐開民未心肯耳。然東不開五空橋。西不開永固鋪。濮上左右。歲爲沮洳之場矣。

東、兗之間。郡邑大小不等。如滕非昔五十里之滕也。西北可五十里。南則幾百數十里而遙。東亦不下百里。而岡阜緜連。盜賊淵藪。故治之難。而滕、嶧間。再置一邑爲善。若清平之側。又有博平。朝城之畔。又有觀城。則贅也。博平四隅鄉村。每方不出二十餘里。若觀城東西北皆不過數里。止東南去十里餘而已。此猶不及一大郡之城。何以爲邑。

鄒嶧山秦始皇所登。以立石頌功德處。一山皆無根之石。如溪澗中石卵堆疊而成。不甚奇峭。而頗怪險。禹貢嶧陽孤桐。乃特生之桐。非以一樹爲孤也。桐必特生者。謂受風聲耑。故堪琴瑟。今則枯桐寺前。果只留一桐。足稱孤矣。

東平安山左右。乃盜賊淵藪。客舟屢遭刦掠。武德亦多盜之地。以北直、河南三界往來。易於竄匿。然其來也。必有富家窩引之。

青州人易習亂。禦倭長鎗手。皆出其地。蓋是太公尊賢尙功。桓公、管仲、首霸之地也。其走狗鬬雞。蹋蹴六

博之俗。猶有存者。

登州三面負海。止西南接萊陽出海。西北五六十里。爲沙門島。與鼉磯、牽牛、大竹、小竹五島相爲聯。其上生奇草美石。遙望紫翠出沒波濤中。足稱方丈蓬壺。春夏開蛟蜃吐氣。幻爲海市。常在五島之上。現則皆樓、臺、城、郭。亦有人馬往來。近看則無。止是霞光。遠看乃有眞成市肆。此宇宙最幻境界。秋霜冬雪肅殺時不現。而蘇子瞻乃禱於海神。歲晚見之。亦神愛其人。乃成此奇緣也。海舟度遼者。必泊諸島避風。然泊者不知。而登、遼兩岸。乃儼然覷形影。眞不可以常理斷。

長山、沙門、諸島。在登、萊外。大者延袤十餘里。小者二三里。皆有饒沃田。以千萬計。猶閩、浙之金堂諸山也。往者皆有禁。後鄭中丞因新兵乏餉。疏墾以助之。亦山左一益。此田皆當於農時搭廠以居。隙則毀之而歸。若架屋常住。恐窩引海寇。爲患浙、閩閒矣。

海運。洪武十三年。糧七十萬石。給遼東。永樂五年。因都北平。部議糧運事宜未決。九年。以濟甯州別駕潘叔正言。命宋司空禮。發山東丁夫十六萬。浚元會通河。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里。以漕。然猶海陸兼運。十二年。議於淮、徐、德、通。搬遞爲支運。繼乃爲兌運。又爲改兌。其後河塞決不常。曾有疏請試海運者。非遂以海代漕也。不過欲爲國家另尋一路。以爲漕河之副耳。竟格于文網而止。只今朝鮮多事。恐此海道。他日爲倭彝占用。而中國不敢行。今自登州東南大洋至直沽。詳其路道。以備撫採。自元眞島始。元眞島者。大嵩、靜海、二衞之東南洋也。海船至此。轉杵鳧嘴。如收洋入套。一程北過成山頭。西北望威海山。前投劉公

島。二百餘里。用南風爲順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十處。當迴避十處。二程自劉公島西行。遠望芝罘島。約一百里。用東風、東北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四處。迴避四處。三程自之罘島開船。西六十里。過龍洞直西。此備倭府外洋也。遠望長山島。西投沙門島。約一百八十里。用東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三處。迴避六處。四程自沙門島開船。西南遠望三山島。約二百餘里。用東風。半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四處。五程自三山島開船。過芙蓉島。直西投大西河口。約四百餘里。用東風、與東北風。一日而到。內可小灣泊二處。迴避三處。六程自大清河開船。投大溝河。約一百六十里。用西南風。一日而到。內可灣泊三處。迴避一處。七程自大溝河開船。投大沽河。約二百餘里。望見直沽。俱無迴避。此運船與倭船所同。謂大船灣泊避風也。若倭得志朝鮮。用小漁船、號船。偷風破浪而來。則旅順口一朝夕絕流抵登。遡游三夕而抵天津矣。然眉之急。又可忽乎。

膠萊河與海運相表裏。若從淮口起運至麻灣。而逕度海倉口。則免開洋。轉登、萊、一千五六百里。其閒田橫島、青島、黃島、元眞島、竹島、宮家島、靑雞島、劉公島、之罘島、八角島、長山島、沙門島、三山島。此皆礁石如戟。白浪滔天。其餘小島。尙不可數計。於此得避。豈不爲佳。奈膠萊淺澀。開鑿之難。蓋自元至元阿合馬集議以來。儲費不貲。十載而罷。及今亦屢舉屢廢。或謂下有礦砂數十里。斧鑿不入。或謂鑿時可入。鑿後旋漲。或又謂閼鑿原不難。第當事者。築室道傍。余觀唐、宋、漕政。皆經六七更。水陸不常。舟車相輝。若可以此例舉。則南北用舟。於中以車輛接之。亦可存其說。以備臨渴之一策也。余觀黑龍江巖石廉利。陡峻尋

丈。漢張湯尙欲於此通漕於渭。其與膠萊又何啻十倍。

山東備倭府立於登州。癸巳甲午間。倭方得志朝鮮。東人設備。往往於是。余謂客曰。此非山東之所謂備倭也。曰。祖宗不建府於登乎。曰。登州備倭之設。祖宗蓋爲京師。非爲山東也。海上艨艟大艦。乘風而來。僅可抵登郡東面而止。過此而入。則海套之元。大艦無順風直達。欲泊而待風。則岸淺多礁石。難繫纜。故論京師。則登州乃大門。而天津二門也。安得不於登備之。曰。然則山東備何地乎。曰。以山東籌之。則登乃山東東北一隅。猶人家之有後水門也。尙有前堂在。倭從釜山對馬島。乘東風而來。正對淮口。然淮有督儲部府尙宿重兵在。倭不遽登岸也。其登必從安東、日照。此數百里無兵。然中國之殷瘠彝險。倭必有嚮道預知之。而泰山香稅。外國所豔聞也。則必馳泰安州。既則濟甯商店。咸在城外。倭必覬之。而走濟甯。又進則臨淸。大賈所必覬也。而馳臨淸。掠刦既飽。然後入省城。此山東大廳堂。而倭所必由之道也。不備前門。而備後門乎。曰。然則當何備之。曰。總府立登州。既祖法不可改。當從倭汛。議以關中防秋例處之。登州至安東。惟膠州爲中。南北救援。咸相去五六百里。今遇汛時。當調登州總戎。駐膠州。以南援安東、日照、安邱、諸城一帶。而北仍不失救援。隨遣隨發。而調臨淸參戎。於登州坐鎭之。如總督出花馬池。巡撫出固原例。汛畢仍歸本鎭。是於備京師、山東。經權兩不失也。曰。臨淸不有糧艘巨萬當護乎。曰。此非倭所欲也。據臨淸以絕糧道。邱文莊以爲中原不逞者言。倭隔海止利在掠金耳。曰。何以知倭不入登、萊也。曰。登海淺水行二十里皆淖途。前所云多礁。船不得泊。卽起岸而登州地曠人稀。鮮富室。若淸野待之。一望蕭索。四五

日必回舟。而大舟必漂去。又無漁船客船。可拏用之。故倭不走登州也。曰。登遂可無備乎。曰。不在今日也。倘倭得朝鮮。則登與旅順口相對一岸。不用乘風。不須巨艦。只舢艫舴艋。一夜而渡。抵岸方知。此時難防又特甚焉。則非今日之比。故備寇者。須知我險。須知彼情。難刻舟以求劍也。後入與鄭中丞言之。設安東備倭。

長河志籍考

(一)

田雯 編

本館據問影樓輿地
叢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州有志。舊籍亡矣。新志引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同盟於重丘。又淸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又應劭之言曰。安悳縣北五十里。有重丘故城。又漢志平原郡有重丘縣。又曰不詳其處。謬矣。曰戰國屬齊。亦屬趙。屬齊據杜氏通典。又據姓譜。言齊宣王之弟封於平原陸鄉。屬趙則本於趙勝之封平原君。司馬遷云。平原君封於東武城。乃貝州淸河郡地。漫無所考。曰悳州禹貢冀、兗、二州之域。衞河在州城西門外。河以東屬兗。河以西屬冀。膠柱之見也。山川風土之寥廓。天文分野之躔次。豈若煙戶之氓。北舍南鄰。豚柵鴨欄之以尺寸限哉。曰衞河卽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其源自河南輝縣。合釜、洹、淇、三水東流。至館陶界與漳河合。至淸淵與會通河合。北來自武城縣入州境。又北至桑園出境。逕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是矣。乃引于東阿筆麈云。煬帝開永濟渠。因沁水南連於河。北通涿郡。其說相左。何略不置辨也。曰董仲舒廣川人。廣川今之景州。從舊志。故列之。似非得已。何以強列於人物之首也。又曰土人掘地及泉。得石刻。曰董子讀書臺。石如玉版。字若琅書。旣非董子故里而何以得此石哉。古之疆域。固犬牙錯也。廣川之境亦大矣。況悳州卽廣川。而掘泉得石之處。相去不過二十里。安知非治公羊春秋時下帷處也。卽援藉以爲州乘重。未爲不可。何泥於今而囿於古耶。曰攷之漢晉二志。平原郡治平原縣。而隋唐以下所謂悳州者。乃今之陵縣。蕭望之、伏湛、諸人。猶今之濟南知府而已。因舊志開載。故仍之。夫仍者沿襲之謂也。旣自知其沿舛襲訛。而又於舊志之外。摻捃多人。以炫學問之宏。取材之富。吾所莫解。

孟但、殷忠、見於史記。皆仲舒弟子。亦廣川人。不書可也。東方曼倩。平原厭次人。何以不書。志之疎陋。大率類此。作志與作史有別。紀善不紀惡。金之崔立可以不書矣。而書災異。渾其名曰紀事。多牽連乖戾之詞也。書火蓮。美其文曰節婦。亦異端惑世之術也。君子於此皆欲删正之。無足採焉。是以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別爲一編。頗以愚昧有所論辨。第才愧著述。多有脫漏。世之君子詳其闕焉。蒙齋田雯識。

封域論云。州在唐爲將陵。本漢之安悳縣地。至宋移治長河鎮。而其名未著。○按州之爲長河也。其名著矣。在漢爲信都國之廣川縣地。廣川卽是長河。水經云。淇水過館陶、清淵、廣宗、東武、城。又北過廣川縣東。酈注云。縣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顏師古曰。仁壽初。避諱改長河。隋唐二書志俱云長河縣屬悳州。舊通志。五代時廢爲長河鎮。宋史。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於長河鎮。元置陵州。明置悳州。是悳州之地。漢晉號曰廣川。隋唐名曰長河。始則爲縣。後廢爲鎮。移將陵於長河。改陵縣爲悳州。奈之何其未著耶。夫不知長河。則不知廣川矣。又焉能識漢相之枌榆。別醇儒之桑梓乎。按棗強之縣。亦有廣川。弓高之鄉。旣連蒔治衡水爲衡漳之水。卽是武邑所分。棘津有棘津之亭。亦言呂望所隱。董生下帷。當在玆地。而越人見罽疑毳。是怪所不可怪也。夫東方尙曉畢方。海民猶獲長臂。不怪所不可怪。則石室等負貳之尸。玉杯無垣平之詐矣。

州志云。夫元人立州。省而名陵可也。降而爲縣。則復古將陵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是當日儒

臣之陋矣。州西徙則曰陵州。縣東立則復安悳。又豈不明白易曉。而彼此互名。是當日儒臣之尤陋矣。○按古縣有將陵焉。有樂陵焉。有安陵焉。亦有專名陵者。水經漳水又東北至樂城陵縣。注云。漢桓帝以其邑奉山陵。故加陵。曰樂陵。又水經云。屯氏別河又東北逕陵鄉南。凡言陵者。或事單文。或如複姓。若古悳今陵。則近樂陵之地。古陵今悳。又是將陵之餘。如陵必將陵。悳必安悳。則水經必無陵縣。而年表應無悳侯。悳者本以悳水爲名。史記封禪書。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悳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悳水。悳州。古九河之地。黃河所經。漢縣名爲安悳者。以其悳水安瀾耳。是悳、先安悳。今陵縣尚有悳水。俗呼十里河。且郡縣之名。古今不一。如陵谷之變遷。比春秋之遞代。或通俗文。或循古雅。隨時改易。圓鑿在焉。若夫史之闕文。何陋之有。

州志沿革。漢爲平原郡之安悳縣地。後漢因之爲侯國。晉爲安悳縣。屬平原國。南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渤海郡。後改屬安悳郡。○按二縣安悳地是已。此與今陵縣同爲州之東境地。其州之西境。本古長河縣。則漢之廣川。當云漢爲平原郡之安悳、信都國之廣川、二縣地。後漢爲安悳侯國。廣川屬清河國。晉安悳屬平原國。廣川侯相屬勃海郡。南宋安悳屬平原郡。又於廣川縣置郡。後魏安悳屬樂安郡。廣川因之。

州志沿革。隋開皇十六年分安悳置將陵縣。屬平原。唐爲悳州郡望縣。○按將陵古縣名。漢書外戚恩

澤侯表。將陵哀侯史魯。有舊恩封。隋唐別有將陵縣。在州北。此時縣名長河。不名將陵。至宋景祐元年移將陵於長河。始名將陵也。新唐書志縣稱上中下望緊。安悳稱緊。將陵稱望。長河稱上。若志安悳。可云唐爲悳州平原郡緊縣。道長河。可云悳州平原郡上縣乎。覽者不悟。或疑望爲縣名。殊失記載之體。當云隋爲平原郡之安悳、長河、二縣地。廣川改名長河。隋志雖無安悳。而舊唐書志云至隋不改。唐因之。又移長河縣於小壺城。卽今州是。五代時廢長河爲鎭。宋元明如志。今依其世代編之。以備地理之記焉。

長河志籍考卷一

蒙齋　田雯　編

惠州、古平原郡。隋之長河縣也。長河縣始在河西。後移置河東。所謂永濟河。隋渠名。即今之衞河。今州城在其東。即長河縣河東之小壺城也。唐末廢爲長河鎭。宋移將陵縣治于此。元曰陵州。明改惠州。按古今州治有二。東與西辨焉。東爲漢平原郡之安惠古德字縣地。後漢安惠侯國。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樂安郡。又於般縣置安惠郡。隋置惠州。又爲平原郡。唐復置惠州。治安惠縣。天寶元年。改爲平原郡。乾元元年。復爲惠州。歷宋金元至於明初。皆爲惠州。此古惠州治也。今爲陵縣。惟割二鄉爲今州東地。故今州得稱安惠。嘉靖間山東通志云。陵縣土城。在平原郡城之內。即顏魯公禦安祿山處。延袤甚闊。今陵縣城。正德六年改築。是古惠今陵之證也。而今惠州爲故陵矣。州西爲漢之信都國廣川縣地。後漢屬清河國。晉屬渤海郡。又屬廣川郡。後魏屬長樂郡。隋避煬帝諱。改曰長河縣。屬平原郡。唐屬惠州。漢書地理志。信都國廣川縣。顏師古曰。闞駰云。其縣中有長河爲流。故曰廣川也。舊唐書地理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長河。爲水壞。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東去故城十三里。十年。又置河東小壺城。惠州領安惠、平原、長河、將陵、平昌、五縣。宋史地理志。景祐元年。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鎭。元史地里志。陵州本將陵縣。隸濟南路。今州學碑文稱陵州其證也。明洪武十三年。改

爲陵縣。永樂七年。以陵縣爲惠州。而以惠州舊治爲今陵縣。屬濟南府。領惠平、平原、二縣。此今惠州治也。按古小壺城在永濟河東。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也。後廢爲鎮。故宋移將陵縣治於長河鎮。今城西臨衞河。卽隋之永濟河也。而近代志書。多未及長河故縣之名。豈從政者新。未視故府耶。

論曰。昔惠水沉鐘於秦代。本號黃河。安陵氏邑于漢家。聞諸赤縣。平津以封於故相。鬲海尙著於今圖。然而爲茲說者。有數難焉。漢之平原。治于平原。唐之平原。治于安惠。自州郡遞遷。陵惠互易。稱之則別有今縣之名。舍之則又失古郡之號。此一難也。昔楚吳鄰境。實有讓田。宋鄭之間。猶存隙地。屬平原矣。不辨信都之國。割安惠矣。未達長河之治。稱樂陵遂疑陵縣之東。言蓨縣又謂弓高所在。東則東方遺像。幾同愚叟之移山。西則董生下帷。又類魯人之徙宅。徵人徵鬼。古是今非。城郭非遙。郊圻自遠。遭遇者莫知其地。談論者空識其名。此一難也。移將陵於舊鎮。陵旣非陵。徙惠州於故陵。惠又非惠。然則今之州治。豈同何有之鄉。神仙留打麥之村。山石耕五倉之畝哉。爲之說者。馬頰未銜。鹿角靡解。此一難也。若夫平原之嶺。卽傍厭次之津。永濟爲渠。無非屯氏之水。俾方朔割肉于里社。仲舒窺園于竹林。孔栩樹碑于蓨縣。太公賣食于棘津。煬帝修名于具敖。秦皇病甚于鼎湖。淮陰渡水于故道。公孫館客于侯都。言九河直與許商行視。爭二郡復竝孫禮按圖。謂之長河舊縣。不亦可乎。

州城。魏泰和間築。本嘉靖間山東通志。卽古之小壺城也。元史崔敬傳。言至正間。陵州無城郭。明洪武三十年始有

之。正德六年。外增羅城。卽今遶城堤也。門五。

南頭一門曰朝陽。南出通恩縣路。東南通平原路。東頭一門曰長樂。長樂郡名。晉改廣川爲長樂。水經注云。長樂故信都也。東據方山。其地本漢厭次之境。東方大中之所居也。東北通悳平路。東出通陵縣路。北頭一門曰拱極。西北通景州路。正北出桑園路。西頭近北有小西門曰廣川。廣川者漢縣也。有浮梁。舊名廣川橋。渡衞河。通景州路。景州東南有廣川臺。又有董子祠。凡董子故蹟。在景州東南。則在悳州西北。廣川之地。二州有之。廣川之門爲古。正西一門曰定邊。載見嘉靖間通志。定邊者古名也。五代時石晉以燕雲賂遼。凡十六州地。幽、今順天地。薊、今薊州。瀛、今河間。莫、俗呼曰鄚州。今任丘縣。涿、今涿州。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謂之山前七州。宋人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爲界。統兵要害在近邊。未嘗遠戍境外。瀛、莫、諸州。悉是邊地。故有定邊之名矣。元明建都於燕。檀、順、諸州。悉是畿內之地。今志改聚秀。失定邊之名。陋矣。西踰衞河。通衡水路。先賢孔穎達舊里也。西南通故城路。

論曰。昔開陽飛柱。或記瑯琊。雷門擊鼓。遙聞會稽。河南透鼎門之口。東都掛逢氏之冠。門郭相經。街衢洞達。五門所以名也。是以朝丘舊縣。南望朝水之陽。廣川直流。東達長河之岸。長樂之郡不遠。小壺之城在茲。及宋家承石晉之餘。明室繼有元之後。玉斧畫地。白溝河自此定邊。黑帝司晨。叶光紀於以拱極。余所以表列門名。旁通八境也。

南至東昌府恩縣。戰國趙平原君封邑地。漢清河郡。後漢、晉、宋、後魏、因之。隋分武城及鄃縣置歷亭縣。唐歷亭縣屬貝州。宋改清河郡爲恩縣。屬高唐州。按恩縣西四十里。卽舊恩縣遺址。清河、平原二郡連竟。三國魏時爭界。孫禮之所按圖者也。

東南至平原縣。春秋時屬齊。後爲趙平原君食邑。二漢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後齊省鄃縣入。隋屬平原郡。開皇十六年。復析置鄃縣。唐太和二年。屬齊州。三年改屬德州平原郡。五代、宋、金、元、明、竝仍舊。今因之。按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西南有鄃城。後漢馬武爲鄃侯。卽此。西北二十里有漢繹幕城。是平原之篤馬河。今陵縣、德州、竝有之。及漢之鄃縣、繹幕縣。皆今德州之連竟也。

東至陵縣。陵縣故德州也。春秋時爲齊重丘地。二漢爲安德縣。晉、宋、屬平原郡。後魏屬安德郡。隋、唐、置德州。歷宋、金、元、明初、皆爲德州。永樂間始於此地置陵縣。名爲陵者。西晉、北魏、曾置東安陵縣。省安陵入東光。唐將陵屬德州。後周復併安陵入將陵。宋移將陵於長河鎮。屬永靜軍。金屬景州。元升爲陵州。屬濟南路。改屬河間路。明以河東亦有陵州。改爲縣。尋以陵縣置德州。而以故德州爲陵縣。屬濟南府。州志論者曰。枕衛河而爲城。北界景州。南連恩縣。今之所謂德州。乃昔之所謂將陵縣。所謂陵州者也。東南倚馬頰河。東北爲神頭店。卽古之厭次。今之所謂陵縣。乃昔之所謂德州。所謂平原郡。所謂安德縣者也。何以明其然也。明史云。德州唐初爲德州。後改平原郡。又仍爲德州。元初割大名之清平、濟南之齊河來屬。領縣五。安德、平原、齊河、清平、德平。而金史云。安德有南津河。有鎮四。曰磁博、嚮化、盤河、德安。齊乘云。厭次古城。在州東北二十里。平原嶺在州東南七十里。嶺上有鹿角關。是德州在東之證也。元史云。陵州本將陵縣。宋、金、皆隸景州。憲宗三年。割隸河間府。是年升陵州。隸濟南路。至元二年。復爲縣。三年復爲州。仍隸河間路。而金史

云景州將陵縣置河倉有永濟渠鉤盤河永濟渠即今之衞河是陵州在西之證也唐平原太守顏眞卿所書之碑在今陵縣是今之陵縣惠州也平原也元陵州儒學碑在今惠州是今之惠州陵州也一變自元人升縣爲州以昔之將陵縣名陵再變自共武中降州爲縣不名將陵而僅名以陵之一字又以安惠縣并入惠州三變自永樂十年徙州近河以陵縣爲惠州以惠州爲陵縣更互其名而二三百年之後已茫然不可辨故建文以前之史其言惠州者乃今之陵縣永樂以後之記載文移其言惠州者乃今之惠州夫元人立州省而名陵可也降而爲縣則復古將陵之名豈不明白易曉而曰陵縣是當日儒臣之陋已州西徙則復曰陵州縣東立則復曰安惠又豈不明白易曉而彼此互名是當日儒臣之尤陋已是以知五石六鷁非聖人不能書後之人乃以二缶鍾惑也今因之按陵縣有惠水俗呼十里河故州以此名又有古平原城在陵縣遶城之外即古郡城

東北至惠平縣漢平昌縣屬平原郡後漢晉爲西平昌宋復爲平昌後魏天平初屬安惠郡後齊省鬲縣重平縣入隋唐屬惠州貞觀十四年省盤縣入後唐改名惠平宋熙寧六年省入安惠縣金復名惠平屬惠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惠平縣西南有鉤盤河今尙謂之盤河店惠平西南則惠州之東北竟也縣東北有盤城即漢盤縣字亦作般昔縣人禰正平恃才倜儻孔文舉謂鸚奇麗爲非常之寶鄙善長云肆狂猾于無妄之世孟惠景升以厲節莫容獨愛才忍辱雖保身不足黃祖洵死公矣東南有鬲城漢置周圍三里址尙存又有舊鬲城北有朱祐墓光武功臣封鬲侯鬲城以鬲津得名者也惠平西南二十五里有鯀堤傳伯鯀所築斷續十里凡在惠平西南皆與惠州共之者也

北至河間府吳橋縣本隋將陵縣地屬平原郡唐置惠州金始於縣之吳川置吳橋縣屬景州元明仍舊今因之按舊唐書地理志將陵漢縣隋分安惠於將陵故城置此縣金史云樂陵與將陵俱有鉤盤河又

按古黃河在吳橋縣城南。西南接惠州。東北入寧津界。歲久枯塞。河堤存焉。

西北至景州。漢鬲縣地。屬平原郡。晉屬平原國。後魏屬安德郡。隋置弓高縣。唐置觀州。又於弓高縣置景州。後廢。復置東光縣。後周改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元復爲景州。徙治蓨縣。明以蓨縣省入。今因之。按蓨字亦作脩。音條。蓨縣有董仲舒祠。廣川臺。今景州西南有董家里。一名董學村。又有廣川鎮。卽仲舒下帷處。舊有祠。董里適在二州之境。故今惠州學內。有董子讀書臺。廣川之地。二州皆有之也。西有九城。有邸閣城。內有晉條令魯國孔栩清惠碑。又漢書地理志有蓨縣。渤海郡有脩市侯國。周亞夫封條侯。爾雅釋草云蓨。蓨郭景純亦未詳也。然二縣竝名。非無故矣。又按惠州正西爲棗強縣。亦故廣川縣地。司馬彪曰。棗強縣北有棘津城。呂尙賣食之困。疑卽在此。又城東十八里村中。土人掘地。得北魏高植墓石。拓跋巨姓。多家於此。蓨之高猶清河之崔也。

西至眞定府衡水縣。本漢信都國桃縣地。隋置衡水縣。屬信都郡。唐、宋、金、皆屬冀州。元割屬深州。明仍舊。今因之。按衡水者。禹貢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孔安國云。漳水衡流入河。鄭康成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謬矣。縣西北有孔賢莊。孔穎達墓。蓋其故里云。衡水縣界。東距惠州治三十里。其水橫流入惠州也。

西南至河間府故城縣。漢清河郡東陽縣地。漢、晉、後魏、及隋俱屬清河。唐屬貝州。宋屬恩縣。金爲上故城

鎮。元初爲故城縣。屬河間路。明仍舊。今因之。按故城衞河所經。又與東昌、恩縣同。皆古平原、淸河、之境也。今由悳州城西渡衞河。西南行二十里。入故城界。有丞相屯。土人云是甘茂故里。三千年之遠。留此名矣。

論曰。州之互異。豈惟陵與德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難合。星羅碁布。豆割瓜分。參伍之所未窮。巧曆之所不算。故其爭平原、淸河、之界者。王翁跨鳴犢之河。爵隄過馬丹之堠。於平原有郡縣之遞殊。於陵縣有陵悳之互改。廣川三變。州居其一。蓧蕎之草。分縣治而竝藝。棗棘之樹。別城津而異林。吳橋之川。總皆陵地。平昌之縣。竝有悳名。與夫恩縣爲歷亭之都。故城亦東陽之舊。此二縣者。本爲一處。地理參差。其詳難舉。今欲考趙勝之食邑。決孫禮之按圖。驗張甲於雲城。起甘屯於息壤。董家之里。或見江都。孔賢之莊。無非曲阜。則四照之樹。悉爾生花。五衢之葉。俱成辨路。雖廣袤所及。豈曰侵官。縱橫言之。不爲越俎者矣。

長河志籍考卷二

九河故道。在州東南二十餘里。曰古黃河。崖堤猶存。卽九河逕流之故道也。黃河入海。歷經遷徙。禹時注碣石。漢世移東郡。乃注渤海。後漸南徙。今從雲梯關入海。其爲古黃河者。禹貢。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謂碣石也。又云。九河旣道。孔傳云平原以北桑欽。水經謂之大河故瀆也。今欲考濫觴於二原。觀浴日於九道。消異說之爭鳴。原舊物之有在。則黃河之故道。可得詳矣。若夫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王玉堂。更別酒泉之境。蒲昌蔥嶺。誰討其瀾。于闐天墟。莫名其處。前史有烏覩之論。後世資繙繹之言。又非所論已。

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郭璞注之矣。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者。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者。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鬴者。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若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其餘

同。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闔閭八流以自廣。尙書中候亦云。齊桓之霸。遏八流以自廣。鄭氏據此文爲齊桓塞之。塞其東流八枝。竝使歸于徒駭也。夫欲明九河。必先知其上游。曰二渠。曰洚水。曰大陸。又知其下尾。曰逆河。曰碣石。曰渤海。

二渠者。史記河渠書、漢書溝洫志、竝云。至于大伾。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迺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洚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漢塞瓠子。北行二渠。復禹之迹。孟康曰。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丘。其一則漯川也。河自王莽遂空。惟用漯耳。索隱曰。二渠其一則漯川。其一王莽遂空也。故俗謂之王莽河。隋煬帝引衞之淇水入河。爲永濟渠。

洚水有二說。其一。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班固漢書以襄國爲信都。在大陸之南。其一。鄭康成以降讀作降。下江反。聲轉爲共。河內共縣。淇水出焉。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水。改爲共。尙書正義以爲此鄭臆說。不可從也。水經注云。鄭氏注尙書引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洚水則以爲絳水。或作絳字。非也。降讀當如城降于齊師之降。又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九河既播八牧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故鬲般列於東北。徒駭濟連漳絳。同逆之狀粗分。陂障之會猶在。案經考濟。自安故目矣。

史記正義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鹿澤。今鉅鹿縣廣阿澤及隆平縣廣阿城。故

大陸也。

逆河者。禹貢。同爲逆河入于海。孔傳曰。爲一大河。名逆河。漢書地理志。莽曰迎河。師古曰。在勃海之濱。因以爲名。又勃海郡南皮縣有莽迎河亭。師古曰。言相迎受也。

碣石勃海者。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史記。夾石碣石入于海。按夏書。謂其逆上故云河。本紀。因其順流故稱海。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東流注於河。河之入海。舊有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瀆也。按碣石所在。鄭氏引戰國策在常山九門。郭璞注山海經在遼西臨渝。太康地志以爲樂浪遂城。長城所起。漢書地理志稱其北平驪成。昭帝所登。雖數說不同。未定厥所。其在驪成者。謂之大碣石山。亦景純之所兼引矣。

九河之堙。在于春秋之世。水經注。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故自堰以北。館陶、鬲陶、貝丘、鬲般、廣川、信都、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川瀆多亡。城池竝存。漢世河決金堤。南北罹其害。議者欲求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矣。溝洫志云。河決瓠子。是時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蚡言于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而望氣者亦以爲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按鄃今在平原舊縣。後漢書馬武傳。建武十年更封鄃侯。注云。鄃縣名。屬平原郡。今惠州平原西南有鄃城。舊唐書志。隋分鄃縣置歷亭。又夏津縣本漢鄃縣。皆蚡奉邑所在。夫使禹績不復。貽害梁楚。雖二渠復流。而九河終塞。武安侯可謂私爾忘公者也。望氣之言。媚於是矣。又溝洫志云。自塞宣房後。河決於館陶。後二歲。河復決於平原。

流入濟南千乘。建始時。河堤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今河決平原金隄間。宜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水道浚利。許商以爲古有九河之名。自鬲至徒駭。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篤馬河。失水之勢。處勢平旦。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議者常欲求索故迹而穿之。然究不可得矣。按蔡九峰云。九河。其一則河之經流。先儒不知。遂分簡潔爲二。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爲證。以爲滄州之地。北與平地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又上文言夾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既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有山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然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入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于海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引河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

支離而不能得也。又曾氏曰。先儒分簡、潔、爲二。非也。禹之前既有九河。洪水湮塞。禹乃疏之。故言九河既道。但疏通復其故道耳。播之者非禹也。宋儒之論如此。今知不然者。按禹貢九河既道。同爲逆河。未聞八河之外一爲枝流。九河之中。徒駭最大。班固稱北亡八枝。其八悉是枝流。而有太史等名。簡潔二河。先儒爲是。譬如人之命名。或事單文。或取重複。簡易潔約。於理何害。且此之九河。既淪巨海。一爲枝流。于何而考。改作八河。又非其故。山川鬼神。豈其憑虛而告。其不然者一也。塡塞八流。固尙書中候之旨。北亡八枝。又班志溝洫之言。五霸假之。何嫌曲防之禁乎。其不然者二也。且後儒舉不信漢人乎。東北風起。海水浸溢。此固漢人之言也。而乃操我戈矛。戢其墨守。其不然者三也。漢世近古。止得其三。既得之矣。又復何失。若然者。成平非海若之墟。鬲縣豈天吳之府。考迎河則南皮有亭。問胡蘇在東光之界。息壤在彼。而欲問諸水濱。其不然者四也。取酈生之言。則營州之城垂淪者半。碣石雖在海中。所淪苞者僅營州半城耳。九河之地。川瀆雖亡。城池竝存。而云悉皆淪沒。其不然者五也。冀兗之域。中國奧區。黃濁安流。百川經瀆。而勤勤皆沃若之鄉。屑屑於海禹之地。憑茲風伯。以藉海神。其不然者六也。且九河之名。前此未有。故漢書稱二渠曰釃。禹貢道九河曰播。釃則狀同釃酒。播則散如播穀。而云播之非禹。更是何人。其不然者七也。新河舊名。一地兩說。偶一爲之。適相符契。則漢世何難于六名。唐人豈襲其三說。崑崙巨派。幾于繩水之同流。廣阿大澤。化作滄州之平地。其不然者八也。且取法莫若經。傳信莫若史。經則爾雅夏書。史則河渠

溝洫。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取韋昭而非韋昭。言酈氏而非酈氏。雅奏未終片言破道。其不然者九也。秦漢相傳。蕭何先收圖籍。宋薛爭舊。晉人視諸故府。徵信猶可。若又疑之。求其合也不亦難乎。其不然者十也。攷宋神宗時。河決曹村北流斷絕。而黃與淮合。自漢元光中。決瓠子。注鉅野。通于淮泗。合淮入海。既東徙而南奔。蹈元光之故轍。今之所謂金城五港。雲梯巨關。則又穆陵之碣石。桐柏之渤海也。附雲梯關觀黃河入海謂

章亥不到天墟遙崑崙一寶通重霄漢津初彝坤軸坼馮夷沃焦紛來朝雍州積石河之首龍門下瀉隨神飄底柱孟津遶大伾中華沙漠連元梏滎水迤東大陸北地平土疎山不搖一出一伏千萬里大曲小曲風雨飄濁黃一斗沙居六風輪陣馬無停鑣潁亳徐宿在脣齒曹濮單鄆排脊腰雲梯古關尾閭地樽桑滄澨誰相招來自天上歸地底不知此水從何消三門四折又派錫圭之祖烏能祧碣石既沒苦泛濫故道不復悍且驕白馬沉後無消息瓠子溟湧橫穴寥議築議塞日聚訟治河治漕羣嘵嘵賈讓賈魯各前席史冊言在作準標華容武功印川子其人羅立如斗杓關前下馬搜遺蹟天晴海面拖青瑤洪濤光駛殲譚電黑齒旗豎鼉鼉橋始悟萬物有歸宿浮生馳逐朱顏凋精衛銜木究何益尹公術幻眞無聊落日西風透白袷沓連愁聽番禺潮寄語司空蚤底續山行乘槎泥行橇。於是黃河故道。久不復治。九河之地。悉成枯溝。按九河始播之地。自徒駭至於鬲津。相去二百餘里。至下尾漸近。是以合爲一河。名爲逆河。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三河見於漢書。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今惠州之境。經啓九道。茫茫禹跡。盡在于是。循求其故。不失夏物。考王橫風雨之徵。參韓牧四五之議。庶夏后故蹟。靡刊於河渠。伯益內經。有聞於山海。達觀博物之客。其辨之哉。

鬲津古河。今稱鬲海。夏時鬲國。漢世鬲縣。皆以此名。左氏傳曰。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

促。而立少康。杜預曰。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史記。韓信自平原攻破歷下軍。還定濟北。取鬲城。水經云。大河故瀆。逕平原鬲縣故城西。注云。地理志曰鬲津也。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窮后國也。應劭曰。鬲、偃姓。咎繇後也。光武建武十三年。封建議將軍朱祐爲侯國也。今悳平縣舊鬲城北有朱祐墓。嘉靖通志云。安悳廢城。本夏鬲國。後漢書吳漢傳。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賊。皆平之。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卽相爭歸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章懷太子注云。鬲縣名。屬平原郡。今悳州。長直當是賊號。或因地以爲名。又案漢世稱爲阻中。卽郭氏阨狹可鬲爲津渡之義。漢書王莽傳。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聚衆數千人。在河阻中。晉書云。武帝咸寧五年。白兎見於平原鬲縣。世說。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惡者爲平原督郵。平原有鬲縣。督郵言在鬲上。輿地志云。鬲、鼎足空也。河勢踞高欹陷肖形焉。故名。或曰。以其據九州之上游。若肝鬲居心脾之間也。按鬲津、鬲縣、鬲國、自西南以達于東北。其地大矣。是以平原、安悳之間。所在有之。又海豐縣有大枯河。卽其下流。

古商河卽古漯河。又作漯沃。爲漯沃津。漢書作淫濕同沃。水經謂之商河。隋加水曰滴河。從其音近。又以字改互異也。禹貢。浮於濟漯。達於河。水經云。漯水又東北過陽墟縣東。商河出焉。注云。陽墟、平原之隸縣也。商河亦曰小漳河。商漳聲相近。故字與讀移耳。水經又云。商河逕安悳縣故城南。又東北漯沃津。注云。漯

沃縣王莽之延亭也。水經所稱逕平原。歷安悳。此地是其所經。按漢書許商所欲開者。乃是九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地。其流逕平原安悳之間。卽是九河故道。自九河不能復開。後人乃于故處名爲商河。故桑欽漯沃之津。酈元小漳之號。爲得之矣。若夫許商名河。未聞前史也。

篤馬河。漢世所開河也。漢書地理志。平原縣有篤馬河。東北入海。又溝洫志。鴻嘉四年。淸河、信都、河水溢。孫禁議決平原金堤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許商非之。觀、水經云。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樂史以篤馬河爲馬頰河。自古河湮塞。名稱相亂。又復同爲馬字。後人乃以篤馬爲馬頰河。樂氏不尋其源。漫指爲一。循其故道。非也。今州城東。俗尙稱馬頰河。高唐州亦有馬頰河。見於水經。至有訛爲馬家者。馬頰本道在徒駭、太史、南。其數居九河之三。在滄州廢淸池縣東南。爲是。自河水旁流。後人穿渠引派。因循舊名。謂之馬頰。若今土河名徒駭河矣。

古防黃河堤。在悳州境。悳州舊有護河隄。大約鯀禹之蹟。多在於是。今大名濬縣。廣平淸河縣。順德廣宗縣。皆有鯀堤。悳平縣西南。亦有鯀堤。世傳伯鯀所築。南自魏郡。北過平昌。伯鯀之湮洪水。大禹之修鯀功。遺蹟所在有之。尙書帝咨四岳。湯湯洪水。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方命圮族。岳曰。異哉。試乃可已。九載績用弗成。孔傳曰。功用不成。則放退之。展禽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悳修鯀之功。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凡禘、郊、宗、祖、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按、四岳薦鯀。又佐禹

矣。禹之大功。固亦因鯀。又其罪不至死。故孔傳云放退之耳。放退之後。死于羽山。故國語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上下文。舜勤民事而野死。稷勤百穀而山死。山野亦非死字。因殛至死。猶山野而死耳。惟山海經。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殺鯀于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此爲異聞也。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熊。左傳、國語、子產曰。昔鯀違帝命。殛之于羽山。化爲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王子年拾遺記。堯命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于羽淵。化爲元魚。時植鬐振鱗。橫遊波上。見者謂爲河清。羽淵與河海同源。上古之人。于羽山下立鯀廟。四時致祭。常見黑魚與蛟龍瀺灂而出。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下。唯不踐羽山之地。濟巨海則黿鼉爲梁。踰峻山則神龍爲負。皆盛德之感也。述異記。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白。黃熊卽黃能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漢書溝洫志。禹治河。北載之高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賈讓言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爲汙澤。堤防之作。起于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又王橫言禹之行水。乘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患。按此禹之治水法也。蓋大禹決河深川。其築堤束薄。亦無墮壞息壤矣。

論曰。古黃河之蹟。其興者有夏呂之功。其廢者有共鯀之敗。共工有從孫。鯀伯興賢嗣。雖云榦父之蠱。實亦修鯀之功。夫南城忍嗜。尙斷羊棗之餘。豈東海薦歆。特舍熊白之味。治水見功。殆不所忍。然而詳其祀典。以祭昊天之郊。記其巡行。不踐羽山之地。元魚出水于堯年。黃熊入寢于晉世。若鯀生不惠。神

於何寄乎。原其墮高堙庳。終成息壤之悲。決河深川。實念明惠之遠。戰國之世。齊地卑下而西泛。趙魏瀕山以東抵。若夫四海之衆難誣。九河之地不泯。千載以下。亦知神禹之績哉。

衞河在城西門外。卽漢之屯氏河。隋大業中。疏爲永濟渠。亦名御河。其源出蘇門山。魏書地形志。所謂蘇門山。蘇門水所出。南流名太清水。是也。晉阮籍常于蘇門山遇孫登。至半嶺。聞嘯聲。歸著大人先生傳。神仙傳。孫登授稽康一絃之琴。魏氏春秋云。康採藥于汲郡共北山。見隱者孫登矣。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衞風。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也。百門泉詞。我家住在衞泉尾。乘興來訪衞水源。輝縣城北六七里。十畝一沼。如缾盆。其土肥厚。水清泚。中有百竇。穿石根。大珠小珠。盤渦走。粘天拔地。流奔渾。直向東北入海去。遠從碣石通析津。撲杖到此夏五月。祖龍不動炎雲屯。振衣千仞清暉闊。納涼河朔傾窪樽。蒼松古槐立斜岸。禿柳叢竹排當門。須臾天漏大雨注。空濛頃洞山無痕。四面風來葛衣冷。簷前蝙蝠飛黃昏。鹿角關連讀書宅。此水亦到山蕞村。今日徒倚山水窟。新詩美酒安足論。更下太行問濟瀆。還探黃河窮崑崙。又合溘、洹、淇、三水。溘水源出磁州神廳山東入于漳。洹水者。水經注出上黨。洹氏縣。洹山。過鄴城南。春秋左氏傳曰。聲伯夢涉洹水。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我懷乎。杜預曰。水出汲郡松慮縣。是也。麌伏麌見。東入衞河。淇水者。源出漳悳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合清水入衞河。山海經曰。淇水出沮洳山。疑大號、沮洳、一山異名矣。漢書地理志。漳源有二。一自山西長子縣西發鳩山。名濁漳。一出樂平縣南少山。名清漳。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是也。合衆山之水。其流頗大。自涉縣東南來注之。世名其處曰交漳口。逕鄴縣西門豹祠。又與溘水合。入衞河。

屯氏河者。漢書溝洫志曰。自塞宣房後。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元帝元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水經云。大河故瀆。東逕平原縣。北逕繹幕縣。繹幕城在今平原縣西北。西流逕平原鬲縣。枝津北出至安陵縣遂絕。屯氏別河北瀆。逕重平縣。別河南瀆。逕平原縣。又有枝渠右出。至安悳縣遂絕。此屯氏故道。及南北二瀆之舊跡也。今按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又今館陶縣西南。有毛州城。遺址尚存。顏師古漢書注。屯氏河。隋室分析州縣。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

永濟渠者。隋書。大業四年。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達于河。北通涿郡。七年。帝自江都行幸涿州。渡河入永濟渠。又開元二十八年。刺史盧暉徙永濟渠注魏橋。通江淮之貨。逕悳州境。又滄州有永濟隄。金史。將陵縣有永濟渠。卽今州西衞河是。又按永濟渠本決衞水。而隋書云沁水者。沁水源出沁州。穿太行。達濟源。逕武陟。入黃河。元郭守敬猶言沁河東流。至武陟北。合入御河。故永濟渠繼有御河之目。煬帝故事。自蕪城北至涿鹿。皆牙檣錦纜之所經矣。

會通河者。元史河渠志。會通河。起東昌路須城安山之西南。由壽張西北至東昌。又西北至臨清。與衞河合。會通河引汶絕濟。直歸漳衞。洪武中會通漸淤。永樂九年。因海運艱阻。詔開會通河。鑿通元人故道。自徐州抵臨清七百里。大爲漕運之利。于愼行筆麈曰。隋煬帝開通濟渠。自東都西苑。引穀洛之水。達于河。又自板渚。引河水。達于汴。又自大梁東。引汴水入泗。達于淮。又自山

陽至揚子達于江於是江淮河汴之水相屬而爲一矣煬帝又開永濟渠因沁水東南連于河北通涿郡又穿江南河自京口至杭州八百里蓋今所用者皆其舊跡也淳化御漳則永濟之遺也自京口閘通于浙河則江南之遺也煬帝此舉爲其國促數年之糜而爲後人開萬世之利可謂不仁而有功者矣又按二河之出州境也北逕桑園至東光滄州天津下直沽入海直沽者在武清縣東南衞河白河丁字沽合流于此又東南四十里名海口通典謂之三會海口元於此置海津鎮有三沽丁字沽西沽直沽丁字沽者以河形三岔如丁字也或云此卽古者九河入海之處地勢卑下遇霖潦直與海平諸水類以直沽爲壑也

惣論曰昔禹湮洪水十三年九載稱鯀蹟焉其間爲陂湖爲藪澤河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迺導河自積石過龍門至于大伾此時猶數爲敗由此北載高地二渠竝釃九河分播此功一成諸夏乂安河之從來高矣河之乘流急矣斯時百川經此多不勝數自天庭太帝之室河伯馮旦之都崑崙之墟去嵩高者五萬纏水以北達陽紆者三千桃水同流荷精分布其爲色也一川皆黃其爲泥也六斗并濁魚一躍而暴腮狐始渡而銜尾蓋諸瀆俱獨唯黃河用衆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衞滱易之水望恒山以奔流漳潞汾涑之川越壺口而湍逝衆川之流有以濁之故黃河兼濁河之名矣懷明悳而念禹功九河其首烈哉降及後世幾踰千年塡遏始自齊桓隄防起于戰國秦灌大梁漢塞瓠子既通溝而入淮遂北絕而東注河之南徙也漸矣自九淵既堙八支并塞則在北諸水譬諸投吳未可歸蜀無路盛則通津委海耗則微涓絕流若今之土河爲徒駭者此類是矣然當此之時諸水

乃各自稱焉。何則。昔在漢世。九河之南。自爲一河。名曰篤馬。孫禁之所欲開。許商以爲未可。豈以角津相傍。趙高同指鹿之譏。頗河未遠。莊生寓一馬之旨歟。於是乎有以篤馬爲馬頰之誤。二渠之中。漯居其一。九流同注。河其總稱。本出武陽之臺。亦逕高唐之地。平原有漯陰之縣。河北有漯沃之城。涇沃既訛。斯滴河遂改。商漳相近。則小漳字移。張公之城。重源潛發。落里之坑。淵而不流。談者妄謂許商所鑿。因名爲商。於是乎古者有漯沃之津。今者有商河之縣。且絳水出自屯留。二漳源於上黨。與夫稱淇水爲洪水。目共城爲降城。從系則漳絳雙流。從共則淇衞竝出。此二水者。皆能爲害。此二說者。均非無因。於是乎有以洚水爲絳水。洪水爲共水之說。若漳絳同矣。淇衞合矣。而屯留與純粹之純同聲。屯氏與屯田之屯相襲。張長史引括地有毛留之言。顏師古笑隋氏置毛州之誤。字形則同。音義迥絕。當驚波沛厲。望沬揚奔。既知河有九游。寧復云泉通百道乎。自九河既滅而難明。則兩川分流而新絕。出館陶。決鳴犢。於是乎有屯氏之水。有張甲河首受屯氏之經。若衞河者卽屯氏之水也。今者已獨出其所而入海矣。自隋渠永濟。元鑿會通。邗溝備荒王之游幸。啓爲利涉之川。黃池假句吳之霸圖。化爲通溝之漕。江、河、淮、泗竝龍骨以開渠。滹沱御漳。若魚貫而成次。由直沽而至海。跨潞水以踰燕。陳瑄之著績於江淮。宋禮之收功於齊、魯。徐有貞之築張秋。潘季馴之鑿董口。既若建瓴之比。幾于朝宗之勢。於是搜粟都尉。河堤使者。蒼鷹赤雀。引紅粟于淮、海。鐵軸牙檣。泛歸舟于

秦、晉、齊臣不涸。對此懷慙。漢后常平。方茲爲劣。雖復鞭石餘威。固多秦皇之力。而鑿山故道。猶是大禹之遺哉。

長河志籍考卷三

州鎮七。曰新安，曰邊里，曰王滿，曰王解，曰土橋，曰桑園，曰曲陸，是也。

新安鎮。在城東九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漢書地理志有安縣。謂之安侯國。屬平原郡。王莽初始元年正月。封孺子嬰爲安定公。以平原、安悳、漯陰、鬲、重丘、凡戶萬。地方百里。爲安定公國。蓋古有安悳。又有安縣。王莽國號曰新。謂之新安。卽此地。舊唐書志。隋於舊廣川縣東八十里。置新縣。此地名新名安。古有之矣。其爲鎮也。似晉帝改始新之縣。楊僕移函谷之關焉。

邊里鎮。在城東六十里。古安悳縣地。本屬舊悳州。永樂七年。割屬今州。邊里之名。不知所出。顏眞卿之守平原。在故悳州。及李納之戍。亦在故悳州。南跨河而城。謂之三汶。王武俊令其子士清。將兵先濟滴河。李師古毀三汶城。具見唐書。又鄭權之討李師道也。權身將兵出屯。奏置歸化縣。綏納降附。師道、師古弟也。新唐書志。元和十三年。析悳州之安悳置歸化縣。隸悳州。太和四年。省入臨邑。北有鹿角關。今悳州又有鹿角關。古悳州嘗爲爭戰之所。故有邊里之名。若今州城西門名定邊矣。

王滿店。在州城東南六十里。州之屯氏河。舊稱王莽河。莽與滿音近。後人惡王莽之名。從其訛耳。漢書溝洫志曰。河之爲中國害尤甚。故導河自積石。歷龍門。釃二渠以引河。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瀆爲

王莽河也。舊唐書朱滔傳。興元元年。滔次南河。攻圍貝州。三月。魏州亂。滔令大將馬寶分兵過魏州營於王莽河。今大名府元城縣有屯氏大河故瀆。俗云王莽河。一名毛河。凡屯氏所經。俗皆謂之王莽河。故訛曰王滿也。

論曰。昔漢明悳避何羅之姓。見惡馬宗。王皇后遭武曌之讒。斥爲莽氏。考孫禮之傳。當時且號王翁。凡屯氏之河。後世悉稱王莽。殆亦紫色蛙聲之舊。訛爲別風淮雨之儔與。

王解店。在州城東六十里。解之字曰蟹。如地理志河東解縣。及春秋時解揚。以地氏姓竝音爲蟹。王解之名。不知所出。字學有通俗廣雅。求其通廣雅俗二端而已。此地今俗稱螃蟹河。蓋古之徒駭也。漢世九河故迹。北亡八枝。惟徒駭獨存。後亦幷塞。河乃東徙。此必徒駭旁流。土人名爲旁駭。或稱橫音與王同。駭耳。聲音相近。轉寫之訛。字成虛虎矣。黃河故道。在平原、安悳之間。卽今州境。徒駭河俗稱徒河。又訛土河。舊黃河西南自濟河接於梁山。北過臨邑。曰大土河。又西北至悳州界。曰土河。此地雖非徒駭本道。自塡遏八河。徒駭橫流。故地以此名王解。其遺意也。

論曰。昔獵閭本鑑餘之聚。亢仇舊鏝音武安反。欲音仇之亭。若王解者。此類是矣。是以漢民記滹沱之字。徒可爲沱。今俗稱螃蟹之河。駭復爲解。若聞一知二。億則屢中矣。

土橋。在城東四十里。通陵縣。土橋西南有張家莊。古張甲河。亦名張公渡。有張公城。史記。秦始皇至之罘。

見巨魚射殺一魚。遂竝海西至平原津而病。漢書公孫弘平津侯。亦此。蓋平津卽此津。始皇渡此津而疾。卽異苑所記沙丘之謠也。按陵縣志云。今在縣西十五里。又云。韓信渡平原津。襲齊歷下軍。卽此。水經云。大河又北逕張公城。臨側河湄。按此知大河故瀆。又有張甲之稱矣。東方朔別傳云。父張氏。名夷。字少平。母田氏。夷年二百歲。顏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死。死時漢景帝三年也。鄰母拾朔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按此知東方朔亦姓張矣。漢書。東方朔上書云。臣少失父母。長養兄嫂。文亦類之。而論衡云姓金氏。變易姓名。游宦漢朝。新唐書志。悳州長河縣東南有張公故關。

桑園鎮。在州城北四十里。以桑淵得名。水經注。竇氏青山。東逕董仲舒廟南舊溝。又東逕修市縣故城北。地理風俗記曰。循當作修縣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縣也。又東會從陂子午潭漲淵而不流。亦謂之桑。此淵。逕循當作修縣故城北。東合淸漳。漳泛則北注澤。盛則南播。津流上下。互相逕道也。又脩縣西北有桑社。一作杜枝津逕弓高城北。謂之桑社溝。漢書。竇皇后家在觀津。廣國嘗與其姨采桑墮。用爲符信。知此地古悉種桑。爲浴蠶之地。故名桑園桑社。新唐書猶稱悳州土貢絹綾矣。今桑園鎮北二十里。爲安陵鎮。跨衞河東西兩岸。安陵故縣。水經注。本修之安陵鄉也。舊唐書志。景州安陵縣。永徽二年移治白社橋。又悳州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是長河近安陵之地。此桑園鎮。古安陵縣也。

曲陸店。在州城南五十里。以載籍考之。二字悉有其義。公羊傳曰。河曲流。河千里一曲一直。鉤盤河。郭璞

以爲水曲如鉤流盤桓也。夫水號鉤盤。則地稱曲陸矣。爾雅高平曰陸。此最古名。史記陸賈傳。索隱注曰。齊桓公友子達食采於陸鄉。號曰陸侯。賈其孫也。唐書世系表。陸氏出自嬀姓。田完裔。齊宣王少子通封於平原般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氏焉。是平原般縣有陸鄉。般卽古鉤盤矣。晉書陸機爲平原內史。集中有謝平原內史表。又陸雲爲淸河內史。平原、淸河、連竟。雲撰祖考頌序云。雲之世族。承黃虞之苗裔。襲靈根之遺芳。在周之衰。有嬀育姜。而貞龜發鳴鳳之兆。周史表觀國之繇。故能光宇營丘。奄有東海矣。

長河志籍考卷四

悳水。古有其名矣。史記封禪書云。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悳之瑞。於是秦更名河曰悳水

重丘。春秋齊地。在故陵縣。今之悳州。淸類天文分野書云。陵縣。春秋爲重丘。齊地也。按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秋。同盟於重丘。杜預、范甯、竝云。重丘齊地。史記樂毅傳。齊湣王敗楚相唐昧於重丘。索隱曰。屬平原。漢書地理志。平原郡重丘縣。水經云。篤馬河逕重丘縣故城西。應劭曰。安悳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故縣也。又按。臨齊城亦在此地。水經。又東北逕臨齊城南一語。酈氏注文。非桑欽語也。酈善長註云。始東齊未賓。大魏築城以臨之。故城得其名也。桑欽魏人。不辨有東齊、西魏、之事。若春秋戰國古之齊地。則酈生不宜誤註。明其後魏所築矣。按魏國城在州治東南三十里。徒駭河之上流。有龍泉寺。其故地也。

醇儒書院。在城西門外。會典載成化二年。封董仲舒爲廣川伯。從祀孔子。此書院之所以設矣。董子治公羊春秋。有弟子數人。皆宜陪祀。漢書儒林傳。董生弟子。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孟但、段仲、史記殷忠。稱溫呂步舒。大至丞相。步舒丞相長史。惟嬴公受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議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坐言災異誅。仲舒言災異。稾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赦之。仲舒遂不敢言災異。按此似非高弟。然驗諸眭孟之誅。師而

不言。小子何述。使其師年老壽終。亦其力也。宜并祀之。又傳稱仲舒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按董子墓在長安城南。舊說門人至此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蟇陵。蓋徙家茂陵。葬於彼土。此其故里也。

論曰。公孫弘布被脫粟。諛以媚稱。主父偃倒行逆施。書從竊奏。使王佐之才。感士不遇。揆之聖門。性與天道。是所罕言。億則屢中。謂之不幸。觀夫夏侯囚執。李尋放流。董生且不免。況其餘耶。其不至爲眭孟、京房也。非藉步舒之大愚乎。董子自是歌詠明哲。通達天人。余以爲宜竝祠諸弟子。爲醇儒之儔焉。董顏書院記。董顏書院。漢董仲舒。唐顏眞卿。合祠也。祠。州守北海馬公明瑞創之。時萬曆四十三年也。初名醇儒書院。先麗水公重修之。以眞卿配焉。時我朝順治十年也。惠州爲董仲舒故里。眞卿平原太守。故合祀之。祠在屯氏河東。滸水驛之西。然自其創也。距重修之日。未五十年。自重修以訖今日。已四十年矣。所存一齣碣。橫陳于路側。龜趺沒泥蘚中。漫漶磨滅。莫可辨。過其下者。猶得詣其故處。盛衰興廢之感。可爲歔欷太息也。彼老氏之宮。梵王之宅。非不久且廢也。而敗瓦壞垣。規模蠹具。未有荒烟埜草。陳迹茫然。如茲之甚者。歲康熙壬申。余以棘人偶至其地。見長河一綫。帆影垂空。蓼葉柳花。夕陽在樹。憑弔久之。謀所以復之。而民居鱗次。舊基敝半。不可與爭。因購呂氏止園之後屋。葺治丹雘。置兩主於上。俎豆無闕。亦先公意也。

讀書臺者。昔人於學宮東廡下。掘地得石。曰董子讀書臺。按董子廣川人。惠州者。唐元和十年所徙之長河縣。漢信都國之廣川縣也。夫漢縣之所謂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郊坰焉。百里之內。正值其地。或卽董生下帷處。按圖考碣。適相符契矣。

論曰。讀書臺者。董子下帷之所也。原其東望長樂。西臨廣川。蕩縣錯齒于安陵。長河同源。夫惠水沉碑

符于載籍。摩碣等于按圖。繁露常滋。非有淮南之感。玉杯自在。寧謂垣平之詐哉。

方山。在城東十里。積土爲山。高三四丈。冬則宛然雪山。又有平原嶺。上有鹿角關。望遠臺。壽公菴。平原嶺古名也。其地有鹿角津。故以名關。近厭次故縣。又有厭次津。東方朔舊里也。方山者。疑以東方朔名。平原非嶺。其名嶺者。積土爲山。有似於嶺。本古隄岸。猶之方山類山矣。今自城南至東土阜。皆是也。新志。平原嶺在州城南百步許。土岡無石。今爲市里。引齊乘云。平原嶺在惠州東南七十里。其上有鹿角關。當時惠州。乃今之陵縣。一統志。戚鹿角關在今臨邑縣北十五里。則此平原嶺。亦後人取以名之也。

厭次城。東方大中所居也。今廢爲神頭店。土人每於夕月初明。宵霧微昏之際。見雉堞有形。旍旗相望。故曰神矣。水經云。河水自平原安悳鹿角津。東北逕厭次河。酈氏注云。漢安帝永初二年。劇賊畢亳等數百。乘船寇平原。縣令劉雄、門下小史所輔、浮舟追至厭次津。與賊合戰。竝爲賊擒。求代雄。亳縱雄於此津。水經注又云。商河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闞駰曰。厭次本富平矣。按漢右將軍張安世。封富平侯。國在陳留別邑。歲入租千餘萬。子延壽上書減戶。天子以爲有讓。徙封平原。并食一邑。戶口如故而減半。明帝永平五年。改曰厭次矣。白石城。史記齊悼惠王子雄渠。孝文十六年。以白石侯爲膠東王。城在安悳縣北二十里。又魏國城在州城東徒駭河上。

陳公堤。在城東南五里。宋史。天禧三年。河決滑州。陳堯佐知滑州。築長堤以障水。北連長河。人呼爲陳公堤。自北流斷絕黃河故道。時有淋潦之患。明永樂間。司空宋禮猶欲開河泄水。入舊黃河。至海豐大枯河入海。是以薛平殺水於唐年。陳公築堤於宋世也。

行宮。在城西衞河東滸。明永樂、宣德、間車駕往來兩京。皆駐此。至今名爲皇殿。按惠王之始封也。吾學編。同姓諸王傳曰。初封惠州。詔改濟南。王諱見潾。英宗第二子。封惠王。成化三年之國。開府濟南府。正德十二年薨。謚曰莊。子祐榕。正德十六年嗣封。莊王庶長子祐樅封泰安王。莊王庶子祐樹封濟寧王。當時雖有惠王之目。開府濟南。在府城內。而封建之號。以州名國。若漢惠侯廣矣。

論曰。昔宛委開圖。惟乘四載。弇山紀石。或御八龍。是用天平地成。何必上棟下宇。況復屯氏接天潢之派。平原分若木之枝。彼則開國以名。此亦帷官設宿。而丹堦玉壁。旣異河間之碑。紫的綠房。殊非恭王之賦矣。

十二連城。在城北十里。明建文元年春二月。命都督韓觀練兵於惠州。秋九月。大將軍李景隆乘傳至惠州。合兵五十萬。進營河間。冬十一月庚子。李景隆兵潰於白溝河南。奔駐惠州。二年夏四月。李景隆與燕兵戰於白溝河。敗績。奔惠州。燕兵攻惠州。五月辛未。李景隆奔濟南。燕將陳亨、張信、入惠州。秋七月。平安率二十萬進次單家橋。八月。盛庸兵至惠州。燕將陳旭遁歸北地。三年春正月。盛庸合兵三十萬駐惠州。三月。盛庸與燕兵戰於夾河。敗績。奔惠州。

論曰。昔韓觀練兵。景隆退走。比春秋之夾泜而軍。若晉楚之背鄰而舍。白河擬官度之兵。衞水邁昆陽之戰。然田單之守卽墨。徒有其人。趙括之拒長平。實違其器。雖鐵鉉騁設伏之兵。子澄有歐血之恨。終

無及矣。至今鬼火平林。殤魂新市。樹藝觀鏃矢之餘。枯骨表戰場之地。望之生李華弔古戰場文。運城城北十二城。村墟草木皆甲兵。舊鬼磨滅三百載。天陰雨溼青燐生。當時靖難戎馬作。旌旗斜捲女陵郭。五十萬師自南來。方山之麓掃秋蓬。燕雲黑壓金川門。齊黃二子徒紛紛。濟上猶傳餓太守。白溝空恨李將軍。衰柳殘陽長河古。鴉陣障天不可數。蕎花豆葉爭秋風。平蕪迸落戰場土。

廣川樓。在城南驛中。以江都相得名也。惠州之地稱廣川者。本漢晉時信都樂安之名。安平、長樂之號。古治與蓨縣聯屬。晉宋立藩強之都。凡言廣川者。宜在城西樓居城南。後人所名。然登斯樓者。地非風馬之譏。人有懷蛟之夢。清明風節。居然繁露之餘。淇澳南來。總是長河之號。君子以爲猶古也。廣川漢國名。漢書景帝王夫人生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二年立。子繆王齊。齊子去。聽后昭。信讒言。亨姬不道。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廢徒上庸。自殺。西京雜記。作去疾。好聚無賴。遊獵無度。國內家藏。一皆發掘。其奇異者百數。如魏婁王冢。哀王冢。魏王子。且渠冢。哀盈冢。晉公冢。幽王冢。樂毒。亡德而富貴。謂之不幸。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余謂廣川距師父子。並戮。河間崇儒。大小光。價向使河間尊毛氏。廣川亦師董子。二王同時。顧不並美。是以去疾之事。不足存錄。而江都之學。足可師表。

雁塔。塔在州城巽位。浮屠三層。孤峯疎立。明洪武三十年。塔與城並建。此雁塔之權輿乎。塔腹開如屋。壁納石鐫甲乙科姓氏於其上。明洪武劉攜謙爲始。至崇禎癸未科。榮爾奇止。凡進士六十一人。又洪武庚午科張璞、郭麟爲始。至崇禎壬午科宋炳元舉人一百九十六人。蓋昔人倣唐慈恩寺塔之遺意。以志科名之盛也。歲久塔圮。余以康熙壬申重修之。補石二。以列進士姓氏。自我朝順治丙戌科李浹至康熙乙丑科孫勳。凡十六人。舉後以完。遂泚筆爲紀曰。按西域志云。有比丘見雙雁飛翔。忽一雁投下。自隕于是。塵雁建塔。故謂之雁塔。又長安志云。慈恩寺。昔無漏寺故地。唐高宗在春宮時。爲文德皇后立。故名慈恩。浮屠六級。崇三百尺。依西域宰堵波制度。至尊遊豫。秋登報恩。屠浮。從者獻菊花酒。稱壽。若是則雁塔之設。於科名何與焉。杜甫登慈恩寺塔詩。乃傷天寶時事。於文章人才之故。亦未嘗一語及之。自唐人及第後。有題名於慈恩寺塔者。遂爲故事。州之有雁塔。殆以此歟。

東壁樓在東郭之東程通判泰別墅也泰程紹次子官建昌通判虞山錢謙益過此有詩所云苦憶東樓上盧家送酒來又幕燕愁相語簷花笑不開是也

矩亭在城東三十里土橋之西李孝廉誠明別墅

杜亭在西城內牆下盧御史世淮尊水園中亭也壬戌移居尊水園祭南村詞曰杏花碎錦甲第空擬金物換星移滄海桑田無恙所以他人入室每興慨于唐風若夫一枝可棲更言于莊叟尊水園者門臨昔井圃接荒城徑則有三應同蔣翊之築柳何妨五眞似陶潛之栽竹屋紙窗酒痕歷歷青鞋布襪詩思冷冷取杜名亭祀五郎于窔奧命胥抄句見子美于夔牆何殊成都橋邊住東屯而收稻不異潁昌村裏坐桑下以受風久矣人琴俱亡悲命哉墓木已拱爲他所有轉授於余於是啓戶登堂焚香設座擔書而入

程氏南園出南郭二里枕河流堤上有會心亭蒼松古槐干雲蔽日余少曾遊之距壯時黍離麥秀矣偶一追思依稀在目所謂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四時不同景物皆好不可殫記也

程氏北園卽在北郭鑿石爲山峰巒洞壑遞饒奇勝樓橫堂列木映花承皆曲有奧思程公致政歸謝賓

客燕息此園園之景從目營心匠得之今作牧豕場矣

止園在西城內呂生芝房別墅也闢地數畝破千緡落成不數年吏虎而冠噬其園一旦瓦礫嗒然消歇嗟乎斗筲之人且爲花木之蒼鷹池館之屠伯也

瓜隱園在城東二十五里徒駭河岸上山薑村中園也邵平秦東陵侯後種瓜於長安俗謂之東陵瓜漢施延沛人種瓜自給姚俊常種瓜灌園又沈約宋書步騭與衞旌同年相善俱種瓜自給郭平原以種瓜爲業劉義慶幽明記韓珍種瓜營葬孫鍾富春人種瓜爲活以上數人昔人謂之瓜隱故以名園矣絕句云一雙春鳥屋簷鳴樹杪風聲似雨聲吾輩從來非解事全憑鳩婦道陰晴　離騷句澁何能讀秋水篇長亦久停攘臂今朝展書卷養魚經與相牛經　木蜜來禽穀雨後黃瓜紫李春分前一班都出園官手況有齊民要術篇　趁雨鋤瓜二畝餘東陵野老較何如絕奇覓得西洋種皮色斑青蝌蚪書　軋軋鴉聲水葉開長鬚奴子駕船來此番不爲秋風起網得鱸魚少二腮　小婦三度報蠶眠準備新絲浴夏天自是今年好光景打門無吏橫催錢　書齋近在廟門東小學新頒例不同芒屩葛巾搖羽扇上堂長揖數村童　結束成園試一行南村人鬬北村彊看來本是懷磚俗宋鵲韓盧獵兎場　偶欲騎驢入城去棟花風下立多時遍詢村口三叉路林鳥潭魚總不知　徒駭河干馬鬣堆新松初種葉如釵殷勤報與山妻道吾輩佳城事已諧